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四十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秋

吐蕃求經書

裴光庭請賜吐蕃書

六經非權謀書

立武廟

論文武道

玄宗

開元十九年正月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又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漸將廉切流入也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東坡曰縱家之書不可示之於橫橫家得之則縱破矣橫家之書不可示於人也若夫六經則不然中國得之則中國治諸侯得之則諸侯順夷狄得之則夷狄服又奚有不可示之者哉漢東平王求史記諸子而其書猶有權謀變詐之術漢之不與猶可言也若吐蕃所求者毛詩春秋禮記是烏有權謀變詐之術哉

于休烈之疏乃以東平所求之為比是其待吾六經者蓋亦淺矣

三月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以備于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禮樂志

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緯于貴切織橫然也南北為緯東西為緯戡定禍亂之謂武戡苦含切勝也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

夷萊郎才切萊齊東夷也孔子相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使萊人以兵却公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為好裔夷之俘

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却費人上兵媚切費季孫邑孔子請損之季氏將墮費宰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頴下伐之費人北遂墮費曰

吾戰則克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

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

抗衡哉抗口浪切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

決射御受成獻馘古獲切詩魯頌矯矯虎臣在泮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聖門  
無詐  
力

王丘  
善讓  
韓休

用韓  
休為  
社稷

入仕  
多塗

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狙豕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二十年是歲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食

二十一年三月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孫琬於阮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其子植訟之瑒止上賜謚忠獻上問

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丘聞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休於上甲寅以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

為人峭直直上干笑切峭直謂峻也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恬徒廉切安也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其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

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

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

鑑一百

二

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韓休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

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甲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

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舉志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召京兆

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狹胡夾也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

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

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

河口置倉使吳舡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

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

宋璟致仕

蕭嵩罷相

分十道

崇禮為太府卿

徵調始繁

九齡請不禁鑄錢

李林甫柔佞

玄宗

難也上深然其言相傳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韓

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

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

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

因泣下上為之動容曰卿且歸朕徐思之丁巳嵩罷為左丞相休

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

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相輔是歲分天下為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淮南江

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

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非官有遷免則使無

廢更惟變董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理地

太府卿楊崇禮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

日又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駁省便出錢數百

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

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千慎餘慎矜慎名皆庶勤有才而慎矜

為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

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

帛有漬汚穿破者清疾智切說文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

徵調始繁矣慎矜本傳唐書作隆禮蓋

二十二年二月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

一啓此門恐小人弃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祕書監崔沔曰若稅銅

折役則官治可成治以鑄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

難誣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

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

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

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下濞普懿切漢高鑄錢

所致也上乃止食貨傳及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

官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

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繼繼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

踈薄林甫乃因官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

八卷二

三

三村

上種  
中麥苑

耀卿  
置河倉

張守  
珪破契丹

耕籍  
田九推

元魯  
山于  
蕪歌  
宗

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

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種麥於苑中帥太

子以下親往其之卿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

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

實故自種以觀之 上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

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

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

至東都會嘉倉儲車即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

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

太原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儲車錢三十萬緡或

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

悉奏以為市糴錢本 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

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

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

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

餘眾來降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

二十三年正月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推通回切公卿以下皆

終畝赦天下都城酺三日酺蒲胡切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詣

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槌如雨槌徒鼻切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

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

板繞場畫地紹畫地繞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

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

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

為虎豹犀象之狀服音箱箱思將切詩小雅大車之箱也周禮車

人牲服二柯注云牲服長八尺謂較也疏云車較即今人謂之平

謂之箱蓋車箱內容物之屬犀象先齊切南傲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

頂象長鼻牙南越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蕪切

異曰明皇雜錄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勸詳其義今從雜錄上曰

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

論詩  
邪正

九齡  
論賞  
功

二子  
為父  
復讎

使公  
主知  
儉嗇

作新  
戒賜  
縣令

皆服其高卓行元德秀傳

東萊曰古者陳詩以觀民風三百篇之作雖或出於婦人女子

小夫賤隸之言然其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自三百篇既

亡之後詩之為詩止於風露之形雪月之情而已鮮有補於治

道者若元德秀于為之作其無愧於風雅與

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

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

若盡滅奚啻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出九齡傳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

殺張審素更名萬頃乘素二子瑄瑒皆幼瑄胡光切瑒胡息救切坐流嶺表尋

逃歸謀伺便復讎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

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議者

多言二子父死非罪釋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

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

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

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

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

民皆憐之為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斂錢葬之於北邙恐萬頃家

發之仍為作疑冢凡數處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

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

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負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

邑入少至不能具車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

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

儉嗇耳上殺則切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嗇河上公注云嗇貪也治國當愛惜民財不為奢泰左氏僖二十一年務穡勸分杜預云穡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實封至千戶公主武惠妃

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十二月冊故蜀州司戶楊玄

琰女為壽王妃

二十四年二月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

縣令舊制考功負外郎嘗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負外

郎李昂議者以負外郎位卑不能服眾三月敕自今委禮部侍郎







九齡  
諫用  
李林甫

九齡  
諫廢  
太子

林甫  
短九  
齡  
伏獵  
侍郎

可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初上欲以李

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

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

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張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

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

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

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

瑤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

子與瑤瑤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語駙馬都尉楊洄尚成宜

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

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

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

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

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

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矣

鑑一百

七

太子京城流血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

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

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

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

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踈之林甫引蕭昞為戶部

侍郎昞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

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昞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

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

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

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

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

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司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於是

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

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

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

玄宗

九齡  
得罪  
士無  
直言

林甫  
戒羣  
臣如  
仗馬

林甫  
城府  
深密

改貢  
舉法

殺周  
子諒

貶張  
九齡

廢太  
子

論李  
勣林  
甫同  
罪



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  
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今明主  
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  
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邳令  
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然二  
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  
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  
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  
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執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  
術者林甫等傳

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敕曰進士  
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  
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夏四月監察御史  
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上怒甚命左右搦於殿庭又北角切亦擊也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

卷一百

八

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荆州長史楊洄又譖  
太子瑛於京鄂王瑤遙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  
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廢瑛瑤瑤為庶人賜死城東  
驛瑤瑤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西山先生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臣天  
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  
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效之又以此言贊明皇廢三子而  
自結於惠妃姦臣用心欲逢其惡而杜絕諫者之言故進斯語  
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拂然曰此吾家事外  
朝臣何預焉於是宦官宮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  
敢爭者其開端自勣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與

楊潛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  
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  
上從之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閑  
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

戒宗  
子勵  
風俗

百官  
賀刑  
措

歲稔  
和糴

王璵  
焚紙  
錢

州縣  
里置  
學

立璵  
為皇  
太子  
立雲  
南王



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  
 法官京縣官敕曰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法脩身効節恩豈薄於  
 它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 秋七月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  
 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  
 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輔賜李林甫  
 爵晉國公牛仙客國公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  
 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  
 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  
 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  
 幸東都矣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太常  
 博士王璵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璵  
 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  
 焚紙錢漢以來禳禱有瘞軼後世腥俗類巫覡矧歟習禮  
 者羞之本傳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 初令庸調  
 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都

一益一

九

二十六年正月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鎮兵勿復遣在彼  
 者縱還 今天下州縣里別置學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  
 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  
 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  
 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  
 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  
 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璵為太子後敕 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  
 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南接交趾西北接吐  
 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  
 備曰越澹統濫切新史六詔曰蒙精越折浪穹道兵力相埒莫  
 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  
 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  
 閣皮邏閣浸強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泐河蠻之功泐河蠻切西  
 日河蠻道 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  
 名歸義於是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

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大和如字城名夷語山陂陀為和冬十月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

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追贈

弟子皆為公侯伯禮樂志

二十八年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

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是歲天下縣

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

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

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二十九年正月制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道路

收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上遣使求得之迎置興

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范祖禹唐鑑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

蓋二日

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

心惴焉則或聞蕭蕭之聲見罔象之形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

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

之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

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

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諂諛成風姦究得志而天下之

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御

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

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以祿山為營州都督

十一月司空邠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

必先言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故對

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年歲賜教杖者數

四背癥甚厚癥痕將雨則沈悶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

涕霑襟上亦為之慘然 辛未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

子為文宣王張九齡卒

海內富安

子為文宣王張九齡卒

安祿山傾巧



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

天寶元年正月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是時天下

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自太宗平突厥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

列置州縣大者為都督府号為羈縻音基迷繫也凡府州八百五十六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

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龜茲音電又音田皆西域國踈

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

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瀚

軍隸北庭天山軍在西州伊吾軍在伊州北庭節度使兼統之河西節度隔斷吐蕃突厥統

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燉交城白亭

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

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

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河東節度與

朔方犄角左氏傳曰晉人角之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

上口我切下盧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唐成邊者沂代嵐三州

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

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軍屯幽薊媯擅媯結媯

媯切並易恒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平盧

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

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節度備禦吐蕃

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

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劔南

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六軍

屯益翼茂當雋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

九百人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

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兵千

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即才切萊州有東萊州領之東牟守捉餘

登州東牟守捉亦曰平海軍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

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

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

論藩鎮兵強之害

信虛無

韋堅以利進

林甫有口蜜腹劍

厚待安祿山

張奭曳白

玄宗

始困苦矣世通

老泉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漢初大啓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粵尾末之勢如此其大漢之関中得其九州之一又安能使諸侯順服而不亂此七國之變所以幾危山東也唐太宗置十道府兵凡六百而関内二百六十一此強本抑末之術也至于明皇乃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形勝之地精銳之兵莫不在其掌握欲其不為跋扈其可得哉

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傍求得之同秀除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閒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倓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揚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公鉷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

蓋一百

十一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執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唱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矍縣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除絢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除詹事負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奏挺之衰老得風疾以為詹事又以河南采訪使齊濟為少詹事皆負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濟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輔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為之首羣議沸騰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遙貶武當太守晉卿貶安康太守倚貶淮陽太守同考判官禮部郎中裴臯

韋堅引漕渠

崔成甫唱得寶歌

改年曰載

祿山之寵

楊太真內宮中

力士李林甫

玄宗

等上嫩皆貶嶺南官 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漕水上所簡入藍翻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立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舡數百艘扁榜郡名艘蘇曹切物名扁補與如各陳郡中珍貨於舡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勝綠衫而文也裼之裼苦化切暇暇也紅袖首山普駕切通俗文居前舡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檣音良物也居前舡唱得寶慢亦作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堅本傳

三載

音宰載拜也法堯

春正月改年曰載

三月以安祿山兼范

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為

河北黜陟使黜陟幽明黜退也陟升也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

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

八蓋一百

八三

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

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納續太真肌態

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

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楊貴妃傳

吳處厚曰天下之私欲無窮惟知足者能止於所當止苟其知

止矣則顏子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如其不知止則何曾

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苟其知止矣則太王之愛厥妃而內

外皆無怨曠如其不知止則明皇後宮數千無當意者

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

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

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四載春正月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

厥毗伽可敦突厥帥眾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

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 二月

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

王忠嗣持重安邊

林甫用酷吏

羅鉗吉網

立內庫以賜

玄宗

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橐中徒各切以示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謀人伺其間隙伺相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本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蕭冕薦吉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上鄂格切晉周颯不脩細行為人所惡父老歎三害未除颯曰何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鱗處乃入山射殺猛獸之獸陂志奸孽殺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如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鉗吉網人謂之羅鉗吉網除鉗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成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取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鉗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

八箇一百

十四

課按籍成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鉗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鉗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鉗務為剝剥以求媚中外嗟怨相繼

考異曰

開元二十二年四月李林甫為黃門侍郎舊傳云初侍中裴光庭

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

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

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

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

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為宰相惠如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

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為相

韓休正直雖得林甫先報必不至薦之為相今不取

七月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舊紀云充江淮以南回造使今



從舊食貨志

八月耀卿運米省就車錢三十萬舊志云四十萬貫今從耀卿傳舊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昺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年方見成效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

十二月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舊守珪傳屈烈作屈刺契丹傳來年正月傳首今從實錄

二十三年正月元德秀遣樂工歌于蕪明皇雜錄作于蕪新書作于蕪于未詳其義今從雜錄

二十四年十月帝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執不可李林甫言九齡不達大體舊林甫傳曰林甫以九齡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按時不聞仙客在京今從唐曆

十一月李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明皇雜錄云林甫請見屢陳仙客實封九齡頗懷誹謗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新傳亦云然按實錄仙客加實

一鑑一百

十五

封在十月而九齡集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云云敕報曰朕頃賜羽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同也然則上以盛夏褊賜宰相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因此獻賦自寄意耳

二十五年七月徐嶠奏鵠巢大理樹舊紀作徐岵今從刑法志通典二十六年九月六詔蒙舍蒙越越折浪窠樣備越澹新書六詔曰蒙雋越折浪窠造朕施浪蒙舍今從實錄雲南別錄

天寶元年正月州三百三十一舊紀云三百六十二按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州府三百二十八至此才二年不應遽增三十餘州今從唐曆會要統紀

鎮兵四十九萬此兵數唐曆所載也舊紀是歲天下健兒團結曠騎等總五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三此蓋止言邊兵彼並京畿諸州曠騎數之耳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冬

林甫  
謀危  
太子

希烈  
取媚  
為相

楊貴  
妃有  
寵

馳驛  
致生  
荔支

天寶五載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  
東宮之志因請韋堅與皇甫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  
皆坐貶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  
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忠嗣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  
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  
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  
離軍墨莫北瓜州西離軍北千里有墨離虜其全部而歸忠嗣以門下侍郎崇  
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  
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凡政  
事一決於林甫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  
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卷一百一

一

張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  
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服珍玩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  
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  
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凡銛  
之第是日上不憚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  
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  
賜之侍丈里切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  
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替善大夫杜有鄰女為太子良娣  
待禮切又去聲漢書註云良娣官也良娣之姊為左驍衛兵曹柳  
勤妻勤性狂疎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涪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  
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勸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妾  
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温與御史鞠之乃勸首謀  
也有鄰勸皆杖死別遣羅希奭往按李邕邕自謂耆舊久在外意  
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之曰

玄宗



董延光請將兵取石堡城

林甫子構太

哥舒翰救王忠嗣

李岫成父盈滿

林甫防刺客

宗

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貫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物而振切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卿黔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鄙者恐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哥舒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

盛二百一

三

以己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貶忠嗣漢陽太守嗣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揚劍有掖廷之親乃引以為援擢為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温鞠之劍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擠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垆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問也 十二月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岫救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拍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驕從不過數人土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慮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礎地上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林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驕從之盛自林甫始

高仙 芝以 驍勇 進 封常 清求 用

常清 杖殺 鄭德 詮

明皇 邊將 久任

林甫 請以 胡人 為將 帥

太子 呼高 力士 為兄

玄宗

唐仲友曰秦始皇之千戟森列控極十重不如漢光武之岸幘  
李林甫之重関復壁夕屢徙牀不如趙宣子之假寐

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上以為安  
西四鎮節度使初仙芝為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  
瘦類目<sub>對</sub>類<sub>虛</sub>一足偏短求為仙芝僚不納<sub>謙</sub>常清曰候仙芝出  
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走夫蒙靈  
營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  
欲言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為判官仙芝出征  
常為留後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為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  
事威行軍中常清常出德詮走馬自後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  
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既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  
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為留後郎將何得於衆中相陵突因叱之  
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  
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清亦  
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

盡一

四

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  
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目為使以制  
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  
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  
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  
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  
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  
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  
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七載夏四月左監門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  
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  
不貲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鍾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擊  
鍾一杵<sub>嫩</sub>呂施錢百緡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然性  
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

楊釗 以聚 幸 蘇冕 論聚 蘇冕 論聚 蘇冕 論聚

禍 欽之 蘇冕 論聚

賞聚 欽臣

郭子 儀守 橫塞 軍

府兵 法壞

中國 無武 備

玄宗

疾惡也地官力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

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六月遷給事中兼御史中

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

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茲臣廣言利以

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

奢蕩徒曩欽動也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

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漚

車轍也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目而無聚斂之臣誠哉

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是歲雲南王歸

義平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

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

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

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帑地曩切藏才浪帛帑所藏也古今罕儔故上帥羣

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

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鮑參 三月朔方節度等使張齊立於

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刺山築橫塞軍以振遠軍使鄭人郭

子儀為橫塞軍使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

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益墮

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上法勅切

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

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

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

無兵可交五月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

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為之其曠騎之法

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

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

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細

志 上命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

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

糧食積樁木及石樁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

進食相尚

將帥封王

求真符

祿山自鑄錢

上為祿山起第

貴妃洗兒山

宗

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九載二月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閒宮苑小兒數百奮挺於前華僅以身免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七月置廣文館於國子監以教諸生習進士者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范祖禹唐鑑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漢武帝驅攘四夷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為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欲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葇荑上音浪下音蕩藥草本葇荑音若子味苦甘寒有毒

鑑一百一

六

酒醉而阮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庚辰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釗以圖識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奕器奕音亦周禮注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為之加充物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侍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校戶教物周禮校人掌田獵之獵取也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繹讀不益切絡也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襜褕音襪兩切下裹祿山使宮人以絳輿舁之共鮮諸切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

求兼  
三鎮

亂謀  
祿山

敗  
高仙  
芝兵

仙芝  
用段  
秀實  
南詔  
寇邊

林甫  
薨

林甫  
養成  
亂

卷一百一

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也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祿山既兼鎮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珣拜向潤咨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能奴代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承嗣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高仙芝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大食與葛羅祿部眾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李嗣業勸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眾在前人畜塞路嗣業前驅奮大挺擊之人馬俱斃仙芝乃得過將士相失別將汧陽

卷一百一

七

名 杜離 州 邑 段秀實聞嗣業之聲詔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眾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已判官十一載十月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莫 勸 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十一月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輔 以揚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為人彊辨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被 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



張彖不倚國忠如冰

選一人

國忠誣李林甫

國忠言有反狀



朝廷懷袂扼腕上烏巽切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切懼自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高山 吉温為御史中丞凡朝廷動靜輒報安祿山信宿而達信宿如字左紙次 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譽 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及楊國忠以宰相領文部尚書欲白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

十二載春正月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選人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繆甚眾繆初如姓地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趨走門庭與主事無

八卷二二一

八

異京北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詔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上信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襖金紫始胡姓 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楊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楊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

貢奉 濫

進士 劉迺 上書

置翰 林院

祿山 選戰 馬

伐南 詔全 軍皆 沒

玄宗

白之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第

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未善上書於昱以為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再采有九德書傳云載行也采事也稱其人必言其人所行其事其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

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使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

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

等章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迓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

僧道書畫胡封切琴瑟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

鑑一

八九

均及弟太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垪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

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加祿山左僕射張垪傳祿山兼領

閑殿居又切唐制六閑亦號隴右羣牧等使自京師西屬隴右有

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

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之疾驅出關乘船晝

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南

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

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

楊國忠獻  
未為諂

論國忠欺  
明皇

祿山以蕃  
將代漢將

見素破祿  
山策

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國忠傳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沴即計切說文水不利也峴胡典切九月貶長沙太守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都傳

西山先生曰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者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畏天災必求己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所憚邪嫚天欺君其罪不在國忠下可勝誅哉

鑑一百一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十四載二月安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

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呂知晦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呼外為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輔扶兩切姓也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十月上幸華清宮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宴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

玄宗

國忠  
激祿  
山反

州縣  
瓦解

封常  
清大  
言取  
祿山

泉卿  
履謙  
賊謀  
計

顏真  
卿守  
平原

宗

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  
 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  
 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眾愕然相顧各  
 驚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  
 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轡詳如步  
 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  
 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  
 戶解切言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  
 者山縣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  
 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時安  
 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臣請走馬  
 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姚弋計日取逆胡之首獻  
 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  
 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祿山至藁城常  
 山大守顏泉卿如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復謙往迎之祿山輒賜

卷一百一

十一

泉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泉卿歸途中拍其衣謂復謙曰  
 何為著此上勝略金紫也復謙悟其意乃陰與泉卿謀起兵討  
 祿山丙子上還宮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方  
 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  
 等十三郡以衛尉卿張介然為之以程千里為潞州長史諸郡當  
 賊衝者始置防禦使州魚鱗使安祿山反詭詭以夏州都督置  
 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  
 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彊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  
 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官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  
 陝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以緝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龜居  
 也大索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  
 所過殘滅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  
 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太守顏真卿  
 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音峻壕深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

陽 陷 祿山

封常 清兵

京 入 祿山

山 罵 盧奕

祿山 稱帝

賈 賈 下 唯 陽

國 忠 恐 大 子 監 國

宗

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之本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蔡陽太守崔無訛拒之義賊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祿山陷蔡陽殺無訛聲勢益張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墻西走留守李愔陵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愔收殘兵數百欲戰皆奔愔潰去愔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使人執愔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愔奕本傳封常清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

鑑一百一

十一

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施氏切豕惟觸突人故取以為喻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潼關官軍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凶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太守與楊朝宗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時戰駱銘屬賈賈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揚國忠大懼退謂韓統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且暮矣相與聚哭使三人說貴妃衛士請命於上事遂寢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本

顏真卿起兵

推真卿為盟主

邊令誠諳殺仙芝常清哥舒翰守潼關

子儀破賊

何千策年畫

玄宗

祿山使其黨段于光齋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  
 壬寅真卿執于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草為期身也縛蒲  
 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  
 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  
 首詣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 饒陽太守盧全誠據  
 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李隨皆殺祿山所署官各有眾數千或  
 萬人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面馬祿山使張獻誠將五郡團結  
 兵萬人圍饒陽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  
 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  
 搖眾而仙芝弃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齋  
 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眾河西隴右節  
 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籍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  
 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蕃將火拔歸仁等火拔虜複姓元和  
 姓纂云突騎施首顯仁拔石也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  
 關翰病不能治事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

大鑑一百一

八十三

言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  
 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于儀乘勝拔靜邊軍  
 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于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  
 使高潛左武鋒使僕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阮  
 其騎七千甲辰加子儀御史大夫 顏杲卿將起兵馮虔賈深崔  
 安石崔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  
 相應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洸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  
 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崔  
 萬德擒之致於郡中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  
 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為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  
 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趙魏晉上兩舉切彼則成擒  
 矣今且且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井陘因使人  
 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  
 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  
 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

諸郡  
應泉  
卿

郡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五十餘萬其附  
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泉卿又密使人入  
漁陽招賈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  
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抵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  
時發謀泄祿山殺之

右玄宗在位四十三年遜位又七年崩壽年七十八

**考異曰**

天寶九載十月王玄翼言妙寶真符舊志王鉞奏玄翼見玄元於  
寶仙洞中遣鉞與張均王惟王濟王翼王嶽靈於洞中得玉石  
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籙等獻之今從實錄

楊釗張易之之甥鄭審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天授  
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母恐張氏  
絕嗣乃密令女奴蠟珠上樓遂有娠而生國忠其說曖昧無稽  
今不取

十載正月為安祿山起第祿山出入宮掖祿山事迹正月二十日

**八鑑一百一**

**十四**

祿山生日玄宗及太真賜祿山器皿衣服件目甚多後三日召  
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繡縛祿山令內人以絲與昇之宮中歡  
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玄宗就  
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  
祿山為祿兒不禁其出入温畬天寶亂離西幸記祿山諂約楊  
妃誓為子母自虢國已下次及諸王皆戲祿兒與之促膝娛宴  
上特聞後宮三千合處喧笑密偵則祿山果在其內貴戚孫雜  
未之前聞凡曰釵環皆啗厚利或通宵禁掖暱狎嬪嬙和士開  
之出入臥內方此為踈薊城侯之獲厠刑餘又奚足尚王仁裕  
天寶遺事云祿山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  
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即祿山  
以金牌子示之云準敕戒酒今略取之

十一載十二月國史建議選深者注官唐曆此敕在七月二十七

日統紀在七月舊紀十二月甲戌國史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  
留放無長名按國史作相始兼文部尚書七月未也今從舊紀

十四載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平致美薊門紀亂曰自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磨厲戈矛頗異於常識者竊怪矣至是祿山勒兵夜發將出命屬官等謂曰奏事官胡逸自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隨身兵馬入朝來莫令那人知羣公勿怪便請隨軍那人意楊國忠

十二月丁酉陷東京封常清戰敗西走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交兵至十三日不已按七日祿山猶未至滎陽蓋與賊前鋒戰耳常清說仙芝守潼關肅宗實錄云仙芝領大軍初至陝方欲進師會常清軍敗至欲廣其賊勢以雪已罪勸仙芝班師仙芝素信常清言即日夜走保潼關朝廷大駭今從本傳

辛丑制太子監國唐曆幸蜀記皆云十六日辛丑按長曆辛丑十七日也實錄又作己丑尤誤肅宗實錄云詔以上監國仍令摠統六軍親征寇逆按制書云今親總六師帥衆百萬鋪敦元惡巡撫洛陽則是上親征使太子留守也今從玄宗實錄

翰將兵八萬號二十萬軍于潼關肅宗實錄云以翰為皇太子先

八卷二十一

十五

張

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拒戰于潼關十二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先鋒兵馬使元帥舊傳云先鋒兵馬元帥祿山事迹云翰為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刺頡跌朱邪契苾渾蹕林奚培沙陁蓬于處蜜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于潼關舊紀云丙午命翰守潼關按玄宗實錄癸卯斬常清仙芝命翰為兵馬副元帥統兵八萬鎮潼關時榮王為元帥故以翰副之蓋誅仙芝之日即命翰代仙芝舊紀丙午肅宗實錄十七日軍發皆太早也玄宗實錄所云八萬者蓋止謂漢兵隨翰東征者耳并諸蕃部落及仙芝舊兵則及十餘萬因號二十萬也





